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二十七

雍虞先生道園類彙卷之四十一

神道碑

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勲勞於其國則範金爲鼎彝而著之以銘近古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葬則有下窆之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趺首丈尺之異以別等衰知禮者未之有改也我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年春榮祿大夫買閭來告曰昔我先世曾繇高昌未內附以前者事逸不可攷自歸國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事

祖宗至于今且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王封於故國 朝廷之恩德重矣先人之歿已二十五年今葬諸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懼湮沒今願有請于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石集嘗聞之故事正六品以下官

中書奉 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

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

皇太子既受冊即中書上日獨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

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于羣臣者不得也

仁宗皇帝既平內難

武宗皇帝即位立

仁宗爲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勅則買閭也內外小大之臣咨嗟感歎以爲不可及焉 國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非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有功以建國者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羣臣得推恩先臣者五等之爵視秩爲差即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于其有古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敢擬授焉而買閭之

魯哥

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 詔曰此異數他人弗敢接以爲請嗚呼不亦盛乎攷諸其客傳溥所爲

行狀蓋達即孛生脫因脫因生月魯哥月魯哥生買
閻也延祐二年達即孛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
國追封涼國公謚康武夫人追封涼國夫人脫因自
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謚安定夫人茶
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
涼國公謚安禧夫人改封涼國夫人月魯哥太宗正
府也可札魯花赤自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
追封薊國公謚忠靖夫人女女哥追封薊國夫人加
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高昌王改謚曰莊肅夫人改封高昌王夫人皆
學士具 詔草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則請列叙
其出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

太祖皇帝時

睿宗皇帝以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
僕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而康武公以幼
穉之年出入幃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其
重必以屬之治稻田者爲戶三萬所以供湯沐俾治
焉撫其人以盡其力敏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豪之

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闌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掌門衛然後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踰分凡宴飲貴屬咸在酒行或醉失顏色以康武執法爲監毋敢譁安禧公當

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以宿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比有功

世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家用不給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三千五百帛以車計者五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以

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

裕宗皇帝爲皇太子慎擇輔翼主金帛者於職爲要以其廉也特以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顏起兵內向

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二十有六以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爲上所知從官多其父輩行皆歎其能自立如此

成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在行嘗出所御服賜之

世皇賓天

成宗進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遠邇畢集摘伏姦慝必資隼擊命爲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六千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驅舶互市蠻夷交關非慎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爲泉州市舶使且僉閩海省事以重之不拜大宗正者國族之事隸焉或得罪莅其刑罰蓋

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以爲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又有鷹房數百人蓋

裕皇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犯法焉美髯長身風度高凜都人望之固已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毆詈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戴兩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人後三年而終子一入買閭也自事

仁廟於東宮歷家令率吏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繕

虞衡之事無不掌焉 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自監
察御史治書侍御史無不居焉及

仁廟登極凡留守太醫利用宗正功德之事無不統
焉無日不在 上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嘗命之
爲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猶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普
慶寺者

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產以資之豐贍無筭特
命以爲都總管

仁廟賓天奉 神御於寺中至今領焉

仁廟嘗奇其才命爲學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
卷朝誦暮惟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
麻吃刺失思朶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
外傳無綺紈之態時人以爲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
積至買閭而始發自買閭之際遇至先王之封益隆
豈不顯哉我 國家啓自龍漠誕受天命鋒旂指嚮
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強者無所用其力知
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傑而
用之執干戈以爲爪牙侍帷幄以爲心腹推至誠以

待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歡心而盡其死力以成天地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內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之用尤榮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方以文學承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爲銘曰於皇

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惠鮮匡直輔翼亦以振德孰非吾臣而不賁飭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如薄酬不究臣勞咨若宗正執戈輦轂無賤無貴不暴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

令子在我左右粲其有文以效職守迺眷高昌悠悠故鄉雖不及生往追以王邈乎冥升歆此異數在爾孫子寔受其祚於維

仁皇風馬雲車顧瞻下土梵宇渠渠牢羞膳薌既甘既旨率循敬共思致先峙

先皇之遺託茲別祠 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替惟 皇累朝臣亦四世保功實難在爾後昆赫赫王封永思其存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 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
阜熙洽太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者俊之
士歌詠德業贊襄訂謨於其間以賁飾一代之盛三
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士大夫之生乎斯世安富
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

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
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
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右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
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為禮樂由

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
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
獻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獎勵後進則王公司其
權矣故承旨劉公賡親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
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不紊
用能以老成爲國著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
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 聖天子入續大統作新
斯文建奎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而典學而
故老漸以漸盡閣學士忽都魯兒彌失在翰林與公

同爲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爲上言之上以爲感制詔臣集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慶字熙載爲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爲儒生後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諡康穆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諡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愨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諡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修官十

六年陞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大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六年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爲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

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龔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龔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士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棲鸞鄉公孫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

誌之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修

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遺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修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才略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沈毅略不與之較而言語

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 朝廷肇以
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
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
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後
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
利以試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
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
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
書薦其人 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

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請公無恙公躬奉食飲
候寒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
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
集自 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
臣以受賜公鬚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
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衰廢禮蓋天稟素
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
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

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塋域碑銘率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今奉明詔敢作爲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邈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王佩珠履入而奉親榆莖滫瀡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孰爲浮夸朝艷夕壞孰爲強梁外肆中隘衆人尤之君子攸嘅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

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旣贈通奉大夫湖
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諡
文惠其子彌寬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
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
議郎士庠始居衡山之崇嶽鄉奉議生楚國公世勣
楚公生魯國公蒙魯國弟常生端明殿大學士太師
衛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使太

師異國忠靖公葵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
歲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
免銓試四川宣撫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今
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某
年以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
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
赴服闋改知秦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
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
度支員外復以軍器監出爲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

衡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爲大理卿轉朝奉大夫
故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脩撰尚書
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餉兵海上我國家旣取
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爲宋守者師至廣州公
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爲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
旣內附數以公爲言十五年行省承制署公廣東
宣撫使趣入覲秋見

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
虎符賜文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

通鑑卷之四十一

十四

四十三人千戶五人百戶三十人總把十人居七年
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
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
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
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摯爲
之誌又二十三年爲至順元年彌寬調官京師請易
公名於一朝於是二有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謚焉
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
實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

張氏之門者惟長沙吳獵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
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以
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勳業於當時則過之矣至於冀
國與其兄忠敏公某並以才略出其家而冀國即軍
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為
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獎拔百
年之間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鬣與其兄制置
使潛皆親見祖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
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占與營繕戎器之事胷中具

有成策潛既以忠義著而公遇事亦有兵表見者矣
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響故參政吳
公淵許妻公以女既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遠竄
或勸之絕婚公曰詠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為也冀
國善之為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為知禮宋末列郡
多驕兵守吏率慢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
至輒奮挺為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無奈何則
為之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
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贓而按以法守大駭服

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人初自諸鎮選
勇藝以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
以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
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猶不敢恃一日違節
度則立治以軍法汝等敢爾邪叱吏摔首亂者榜之
百衆遂定路鈐轄詹汚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迫守
倖好侮儒吏或擁卒射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
他日見公挽彊衆中竊取其弓引之不能射始畏服
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力富強部使

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掾三日獄具
盡杖脊而黥之銅諸園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
至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
白晝入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
裨校耳何敢然旦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
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結處婺信之間勢甚張浙東
提刑牟嶸行部盜逐之守郭淵入郡盜又逐之朝命
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殿司名夫牙而
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淮卒足

辨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爭田郡不能
直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已喜亂者聞風相挺爾公
釋其縛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期三日來納
款不至吾所統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
歸寇寧公言于朝曰悍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爲兵以
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衢復亂又還公治之
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旅之事如此
以公之出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亡也
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尚因其

素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
來莅於湖南者以民事爲問公慳爲言利害便不便
亦不靳也公嘗飄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
藥以救人疾苦賓客之及其門者與之宴樂贖遺貧
乏孤嫠者賑恤之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
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爲神丹以資服食斲
琴度曲爲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
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
道爲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爲不

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稍稍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幾年卒子四人彌寧彌家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廕今為奉訓大夫韶州路由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巖嵩崑崙皆集先世勲業與公家相先後異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

故舊集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國史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

世皇既定南土迺輯迺安不震不怒迺眷赤子安其父母任以弗疑何間疏附顧瞻湘流額額其城民人衆多有財有兵翼軫之墟其嶽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士有膚敏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撫其民皇威孔鬯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老而休温温德音嗟世溷濁言思翩翩密室

凝虛鑄金爲丹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
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旣膺仕故物
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
蘭靡不亡而存庶其在茲

焦文靖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在 天子左右備宿衛列禁近其職則
有衣服弓矢車馬飲食音樂文史等事皆世臣大人
宗親肺附率其屬以領之惟尚方符璽近在帷幄
世祖皇帝時始置符寶郎後陞典瑞監領之者尤號

嚴密文學儒者乃得稍進於其間今臺省刑政文臣
時見參錯若集賢翰林秘書之屬列在外廷非召對
不得宴見其親切不得比於典瑞者矣雖然自非通
今博古之賢慎密忠厚之實自始及終無一毫智術
功利以間之則不得與於斯也況望其悠久乎居典
瑞歷四朝三十餘年增秩而不遷其官晚列賓師猶
仍先朝之任以故舊終則焦文靖公其人也公諱養
直字無咎其先河南尉氏人大父敬祖父端金進士
避亂鄆城苦剽掠徙博之堂邑因家焉開門授徒

重無競治家不求豐州里謂之君子公生三歲能畫地象物父異之教以書輒成誦不忘十歲日記千言成童諸經已遍母夫人憂其過勤夜不與膏火嘗伺親宴息乃起讀亦不見其勞也中州喪亡文籍泯絕經史多手抄世業經義詞賦視之若不足爲

世祖皇帝旣建邦國定法制傷儒道之墜絕至元十三年遣使料民列儒家于別籍試其藝而中者復之公以詞賦經義並中名其家一朝廷新立按察司皆選舊人有節義識大體可諷勸吏民者以居之選名

勝士以爲吏多不屑就憲臣嘗詣其廬以請之然猶或起或不起時公方布衣所交皆天下士公爲貧養稍從河東辟然不久即去之其遺稟尤可見也二十二年舉茂才異等除將仕郎貞定路儒學教授貞定附郡風俗華靡公以忠質化之名聞京師蓋公之爲學尋墜緒於流離困苦之餘立講明於口耳詞章之外敬齋李先生接前代之老臣爲一時之師表親及其門尤詣閩奧東平嚴侯延先生於府公往來從之至於數十年間學不絕其所以異於人者非偶然也

天下既平與民休息中 機密稽於符信定四海之
志通四方之情明見萬里如在几席幽遠荒僻洞知
旨意徵信於此而已董忠穆公文忠親任不異於國
人出納惟允有古大臣之風及公召對一見如舊遂
為之同僚密勿精微非言語所可及者則又於公書
忠穆之墓可見也然而外朝見於行事者簡牘可攷
居中之寒遺補闕外人無從而知者嘗因他事而見
之初召對 上異其服儉以潔詳緩而周至顧謂董
公曰觀其外可以知其中矣時車駕北征公從行軍

議無不與論功受上賞與人言略不及之時宰為姦
詐蠱惑 上心持權勢外廷多未敢言因與時宰皆
侍間宴 上偶問曰人間何物最黑時宰以漆墨對
顧問公公曰以臣觀之惟人心最黑耳 上曰何也
對曰側媚之人慮險而情深口給而心否使人易親
而難遠匿機於不測苟非神鑑之明不隨其所欺者
鮮矣故曰最黑也 上良久曰信如卿言時宰情見
色動而退其偶傳者此其一端餘可推而知也公多
飲酒不至大醉或問曰公何以能然也公曰吾日飲

上前丞相御史前後左右嘗恐失禮得罪不敢少肆
久而性成雖與親朋爲一日之樂亦不敢忘之耳則
其戰戰兢兢以終其身者久從可知矣 上嘗從容
問公曰貧賤之人多子孫富貴之人多獄嗣何也對
曰造物者有乘除也 上歎曰福薄耳公之來朝不
遑將母久之請還養不許命有司以安輿奉其母來
京師就養焉

成宗即位率循 祖憲無所更作較若畫一中外晏
然清宴之暇所以咨問於舊臣故老者無間於前日

循歲事幸柳林公以職事從延見幄殿問以司馬氏
通鑑隨事開說以諷深感 上意親酌酒以賜他日
還內頗聞廷中語稍喧召責之公以番直同在跪至
前 上慰諭曰

先帝知卿謹慎故以付朕豈有是耶又 詔以經授
宗親 皇子於宮中醇正溫雅尤見親重母喪乞還
葬賻贈加於常禮還見代祀嶽瀆 上諭之曰昔
世祖制此禮必擇老成知事體者用之將以通神人
知遠邇非祝史之謂也時居集賢者多侍清暇分圖

請賜之公得名畫十五古硯一亦一時之盛事

武皇御極

仁宗在東宮以舊學尤加禮遇數上章告老用疏傳
故事重為之禮而歸之於易有之六畫之卦五為君
位二為大臣四之多懼以其近之也而始終進退從
容能久如此豈常人之所可及哉公始入朝即除承
務郎典瑞少監二十九年陞奉議大夫十月陞奉政
大夫大德二年陞中順大夫皆典瑞如故三年陞集
賢學士嘉議大夫仍在典瑞九年加正議大夫陞典

元統元年

書

瑞大監仍在集賢十一年仍前職特授中奉大夫
太子左諭德如故三年年七十二薨于里第之正寢
某年葬某鄉某里泰定二年門人東昌崔詠為監察
御史請於朝贈公以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右丞追封齊郡公謚文靖元統元年 詔立公
祠于堂邑縣臨清會通間之北立書院置山長以設
教焉從縣學官侯某之請也初至元定都京師近臣
皆賜第城中以便朝請遂為永業公第在皇城西將
作以建也及告老籍而還之 朝先是賜予不絕

少監中順賜玉帶一象笏一楮幣萬七千五百緡養牛
二陞中順賜金帶一象笏一陞嘉議賜犀帶一其歸
也賜楮幣萬五千緡公素清貧久在京師雖俸賜之
厚別無調度以長尺寸薨之日家無餘貲嘗與門生
弟曰予起家諸生承乏盛世進身顯榮門衰祚薄
誰引而援之亦惟苦學以自致而已作學箴一篇以
示之然則公之所以勉已而遺其後人者如此夫公
娶某氏封某夫人子一人德方應承直郎興國路總
官府判官卒官無子以從子郁為後為碭山務官孫

文三人長適張某次適張某次適王某公弟某之子
適司某其外孫則江西憲司經歷承直郎允德也允
德學於成均知尚名義慨文學之傳思其所自出先
朝名臣無以表著于後世十數年來痛心疾首未嘗
少去于懷也既取其遺稿於散逸之餘得冠人艾君
德之所輯錄合為彙齋存稿又將以其暇日求諸故
舊賓客以著其全焉公之卒三十五年矣而門生故
吏之及事公者亦已零落殆盡允德以集嘗見公於
集賢也故使序存稿之末而又以所聞著之神道之

碑焉嘗觀允德之爲外孫其忠厚惻怛之心亦可以
諷薄俗也哉故爲之銘銘曰

國有儒臣古之遺直一見 天子允契明德典司符
信錫命萬國小心謹慎出入朝夕 天子聖神羣策
並用德慧術智雲合風動惟此醇德不伐不悚俛俛
居中圭璧之重密勿贊襄審於幾微納約從容外廷
不知天之恢恢孰爲矯欺言中其私不動以威
天子萬壽有相之道逢掖章甫亦荐云老肅肅以趨
惴惴以告詒謀深長無敢臨保歸視其家遺書則多

書接繁錫稽古則那賜第養安尚寐無訛奉還有三
飄然澗阿鄉人聚觀車馬歸傳乞言博史將在公所
懃遺之誅久乃克著出嗟中微亦寡之怙邈焉斯文
垂出永存寒泉之思慨在外孫緒言繼傳載觀其阡
德崇道隆君子徵焉

陳文肅公神道碑

昔我

世祖皇帝纘

太祖之不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四海底定中原

乃議禮制度考文以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衡仲平揚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公鷗百一竇公默子聲王公槃文炳徐公世隆威卿諸賢置諸帷幄尊禮而信任之暨登極改元則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時則亦有恢弘之才勤敏之績持文史議論以贊成於其間為諸公所器重則故河南僉省柘城陳文肅公其人也公諱思濟字濟民幼知孝弟出於天性讀經傳隨達其理為書氣韻有法弱冠事

世祖於藩邸以才器聞博聞積學顧問進退靡所闕遺中統始建中書省以總國政諸公在朝講論為治之道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羣策畢獻百廢具修奏稟施行殆無虛日公於是時專主奏記之事於掖垣矣天子方憂陝西地重而勢近以平章廉公忻都忠諒有為命以分省往鎮辟公以行廉公果能絕顧慮以定變天子嘉歎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從廉公還朝仍主奏記銓衡儀節悉以兼攝廉公分省東平擢公左右

司都事以從及還仍兼知管差除阿合馬亦位平章
在廉公下請立制國用使欲侵國政廉公常以正義
折之廉公中於譖言阿合馬坐省堂氣焰薰灼掾史
抱文書不敢前公獨以其文書進阿合馬擬署於廉
公之位以手覆其處曰公不得署此衆愕眙恐蹈不
測公恬然攝文書以退首相躡其言卒不敢擅署時
人甚以為難公在朝久知 朝廷以兵革初定農事
即廢乃立十道勸農使以糾治之總於御史臺天抵
以得忠厚欵惻醇儒循吏以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

為政之大者公皆執文墨而與聞焉至元六年置高
唐州以公積勞命守其郡農桑水利奏最拜監察御
史阿合馬專政立尚書省中書為虛器公率同列魏
公初太初雷公膺上章言之 上命樞密曾公仲一
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辭公曰御史言官為國事非
私已有所辯訟拂衣而出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
戒苛擾務簡靜平賦徭理冤滯閭閻遂安豪右屏跡
江南初內附民未孚於新政擢公中順大夫同知紹
興路總管府事盜起新昌玉山宣慰使陳公某

馬公紹子卿帥師往討方立馬撫諭民將感服飛矢
中陳公而歿宣慰司以事聞合兵縱擊平之或告言
城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興郡僚多新
附人不敢發一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日以
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以家人百
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
境得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讞獄浙西多所平
反桐廬民有以輕罪久繫者公閱其羸而釋之明日
匍匐而前曰公仁慈神明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囚瘦

死矣公即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
民甚苦私鹽互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傍
指浙民以安拜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
人憂御史臺四起復之不為動二十三年陞少中大
夫同知淮東道宣慰司事未幾移節浙西浙西大水
民饑無宿儲以濟而浙東多粟公曰皆 天子之民
也可坐視乎請於 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又移
江東 朝命造五軍甲公董其事省臣用譖將因欲
中傷之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未就

也。者乃不得志金陵。早公禱于鍾山。未廻車而雨。桑哥用事。奏請徧行理筭錢糧。實以無義肆虐。厲民空其家財。往往妻子寒饑困辱。有不忍言者。中書右丞忻都。浙省丞相。忙哥臺奉行尤力。檄公分理浙東。公至。言曰。瀕海民貧而犷。必激變得寢。其行而本道承意。腹剝獄犴。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朝廷以兩浙鹽法壞擢公。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私煎。抑權豪弊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領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守池州。以恤民理學爲先。務行省也。

速達兒威迫州郡取淘金者三千戶。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充者。遂止。歲且終。省檄列郡橫造綺段。而初不給其直。列郡取於民以應之。又值中廢。危迫不知所爲。公命民間有絲者。借納明年夏稅。不日而絲具。召匠戶併工成之。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時又有括田之命。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頃。以應命。而反覆苛橫之甚。視他郡而少息矣。江水溢池。民受其害。鄱陽尤甚。公既賑池民。兼憂鄰郡之害。請於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三月。以救其急。徐設法。

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擢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黜昏惰擊貪冗濫食官府者望風而去禁越訴懲誣告憲牘爲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未及上以十二月十六日歿於池陽寓地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太常定謚曰文肅嗚呼公美歸豐下偉然大丈夫也慷慨有論議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仕內朝省府廉慰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其德不能一還 朝廷論事廟堂之上豈非命乎故

某宮張公孔孫夢祥持憲淮東時述公爵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於江西以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爲之銘焉大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集以賓客從時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謁焉忠宣曰此

世祖潛邸時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來望其風采如在目睫豈意得執筆以書其遺事者乎娶王氏追封潁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三人彛麟蚤世

誠以廕入官四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升朝列大
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中議大夫中山府知府
致仕次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
曰經從仕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太中大夫寧國路總
管河東李宗武適將仕郎德原縣主簿青人劉相適
朝列大夫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前進士梁國標
餘皆士妻孫男三人允文以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
大夫丞相掾授承直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
監察御史除西臺都事復拜監察御史還朝除朝請
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以中順大夫移副江
西憲次允武次允中銘曰

天生碩才以足世用廟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盛時
百取百宜俛俛其謀翼翼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在右
佐我興運參錯多又惟文肅公文學夙成飭其脩能
從事禁庭龍飛之初接武諸老造次德容聲欬治道
肇開明堂奏納惟勤論功敷言文史彌綸出入始終
閱歷之積忠賢我承茲慮我抑列在御史罔匪正人
立言不諛直道以信方州邇止資其豈弟嗟彼南服

未究新理會稽邈悠宋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兵車
大帥死忠郡丞敷惠有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
久而彌孚海江之間千里與區三治宣闡兩貳鹽策
憲輟屢陞郡綬增秩知無不為動無不宜荷紫橫金
蒼顏雪鬢烏臺鳳池孰不來歸江淮湯湯而我獨遺
協恭外朝用老伊始殿於九華諸尼其止尚書履聲
竟不復聞文肅易名可徵者文奕奕有子世為御史
至於賢孫冠豸者四持節沂江舊治足來遺風凜然
後賢無懷昔忝國史書事為職老朽在野豈敢有述

昔瞻公儀又識公孫垂遠之言敢辭復諱

楊襄敏公神道碑

維昔我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域內附衆出其
豪傑才智而用之結之以誠惠之以德莫不竭股肱
之力以衛腹心而經營訂謨大得志於天下矣逮我
世祖皇帝夫度恢廓聖鑒昭晰小大遠邇文武忠孝
之臣無不因其資性識造位置之有道器使之有宜
顧育之有方所以使夫繼承大業者得人才之用沛
然而無窮矣西夏之歸在

祖宗時其國人多已見用右若式臘唐書云只者姓楊氏自其國來見

世祖皇帝已被識察待遇不同於衆人 國制禁衛之嚴出入有定處無敢違越式臘一見之頃即受命在左右以閣者之未素識也特 勅令勿有所呵宰臣知其賢請命以官式臘固辭曰外官有奉賜爵秩之重 聖恩厚甚然一日去帷幄則不得日覩天顏非臣之願也 天子察其忠止其命官而使給事

裕宗於東宮益見親信至元十二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城之北中爲 天子之宮廟社朝市各以其位而貴戚功臣悉受分地以爲第宅式臘公得建第和寧里在 內朝之西北於朝謁爲近惜乎不得年以卒卒之日長子教化年六歲次子朶兒只纔四歲耳朶兒只即故御史中丞襄愍公而教化所謂襄敏公也公兄弟幼鞠于母夫人趙氏榮焉相顧未有以自見

裕宗皇帝既崩

隆福太后居東宮謂宮臣曰昔式

臘唐吾台事 先皇最久且勞今有子否對曰武臘
歿其妻趙氏與二幼子在耳乃召見之曰二子明爽
莊重他日可望也因使公事

武宗皇帝而中丞事

仁宗皇帝矣

武宗總兵朔方鎮

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聽命 內朝以玉章
賜之蓋 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以爲機密符
令之信

武宗顧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命公密懷之臥起
勿去肘腋他臣弗知也軍務纖悉有所出命則公以
其章行焉時西北有軍旅之事

武宗方遠征而

仁宗奉 興聖太后出居懷孟大德十年公以軍事
入奏京師是時 上病已久官府不能有所觀望北
鎮歲賜不以時發公之來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卿某
者執其券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勝憤前謂之曰
太子躬擐介冒蒙犯霜雪率諸王將帥士大夫軍萬

里外以敵懷責不恭給用賞功賴此而已無所私也爾奈何阻之恨不得面質爾罪於天子即引所持槌擊之曰此所以識也廷中咸愧而壯之及上崩內廷與宰臣議所立非祖宗法答刺罕忠獻王哈刺哈孫持重不發遣信使趣

仁宗還鎮京師以迎

武宗皇帝

仁宗得報未即就道公適在京師晝夜疾馳見

仁宗曰太子在北方尚遠事亟矣不於此時還京

師宗廟社稷之所係間不容髮尚遲回邪即遣李益朶而只乘傳以先不數日入朝定大難迎武宗歸即位方猶豫時由公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矣既即位羣臣以次見至主藏吏上顧公曰孰爲汝所擊者太府卿勅誅之以其家賜公公拜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新天子赦前不可以細人失大信請勿誅至於以其家賜臣臣尤不敢奉詔上嘉歎而從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夫同知太府院事至大二年秋御史臺奏公爲江南湖北道肅政

廉訪使公將行入辭 上問曰官所去此幾何公曰
三千里而遠 上不悅曰此朕左右手何可若是其
遠邪即日留為將作院使留之居官五月而疾作
天子遣醫晝夜問遺不絕竟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薨
享年三十有三 上聞為之震悼賜鈔二萬五千緡
太后加賜萬五千緡以恤其家自中書以下百司皆
致賻以延祐二年四月某日葬宛平縣香山鄉之皇
華原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一人衍飭繼室王夫人
適公時年十九甫四月而公卒越二十八年為後至

元三年歲在丁丑之三月夫人亦卒皆祔焉李夫人
事君姑趙夫人至孝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
軍夫人治家常如公家居然族人咸賴之王夫人於
其孤鞠育恩勤如已出者勸之學尤篤嘗曰吾門惟
汝一人耳不力學何以自致見其能學則以自慰常
居端莊不妄言笑坐茵故弊而完潔不易恒處疑塵
不除異如也朝之士大夫莫不稱其貞節有母道焉
衍飭之幼得見

仁宗摩其頂而歎曰其父忠勤事

先皇以及於朕使今猶在朕以何官授之噫其在此子矣出內帑鈔二十萬緡賜之而歲賜粟給其家今上皇帝獨運乾剛明於庶物思夫逮事

皇祖之故臣有子孫可用者得衍飭焉拜南行臺監察御史清明端直有先人之遺風方見用云公並中臺時大父世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謚忠定夫人米卜氏封夏國夫人父式臘唐吾台贈推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夏國公謚康靖夫人梁氏趙氏皆封夏

國夫人而特贈公宣忠效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敏夫人李氏追封夏國夫人王氏封夏國太夫人贊書純至臣子感焉中丞之歿其子不花佐憲河東又死國難中丞之次子文殊訥公子衍飭受知 聖明皆起家爲御史一家再世有大節前後五人皆受耳目之寄豈他宗所可及哉集往年待罪 國史嘗奉 詔書中丞遺事于其神道之石衍飭南來以爲集雖老退田野筆墨荒落而粗悉其世求著爲銘詩不敢辭也其辭曰

維夏盛強亢于西陲相時來廷世總其師民之多難
疾威靡壹保族以康令德之積厚本長源有揚之宗
忠定之賢乃啓其封心雄萬夫康靖有作一見

天子默有遐託雅志本朝不樂外馳俾事

裕皇寔由眷知二惠競爽而弗及見榮榮發孤卒克
有踐公事

武皇從軍朔方蹇蹇中丞弟兄相望大統之傳聖武
有訓變生宮掖幾失正順宗社之危

仁廟有爲克斷弗疑公來贊之大事之機中不容芥

一言之興 國事攸賴至大清明聖功聿成統宗會

元爲國之經聖子神孫有永無斁立言有初具在史

二 小鄉邦桓圭衮裳燁燁煌煌有貴永藏曾微復

三 御史思其先忠以報 天子兩襄之阡松栢

桓桓史臣有書千載弗刊

張宣敏公神道碑

監察御史張珪之僉憲江右也即江上遣書告於前
太史虞集曰惟我張氏世居涿州范陽縣仇家里先
塋之碑太原元公好問所作也曾大父金紫光祿大
夫行尚書省後以大名路總管兼府尹贈昭勇大將
軍僉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翼敏
葬范陽先塋之次其墓銘則翼敏元媿姚夫人命其
兄子燧之所作也大父故懷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
贈昭勇大將軍龍興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

郡侯謚宣敏葬歸德府睢陽縣而神道之碑未立請
屬書爲之銘焉噫元先生姚文公之文辭盛名在
國初誠難繼哉然張氏之塋新作於睢陽不可以無
述則不敢以寡陋辭也按張氏之居范陽不知其幾
世矣其可知者曾大父諱子良字漢卿則翼敏公也
當金大安時以我國家天兵大至募兵自保公起
率千夫入燕薊之間耕稼已絕聚州人阻水治舟筏
取浦魚自給從之者衆不能容親部勒定興新城之
人數萬口就食東平東平守納之久之守不能有東

平從其主於汴而檄公南屯宿又南屯壽州將夏全
劫其民出鷄口李敏據州公率麾下造敏敏欲害之
走歸宿因宿帥之衆奪全所劫老幼數萬以還全憤
連徐邳之軍來攻公與宿帥砍其營斬春全失其軍
符走死揚州時金人受重圍於汴聲援盡絕有國用
安者圖以漣水之衆入救道阻游兵不達公與一偏
將晝伏夜走得入汴達用安意君臣以爲天降也曲
賜勞來凡所欲皆如用安請因以徐宿授公明年公
進米五百石于汴授以榮祿大夫總管陝西東路兵

馬仍治宿時令已不行於陝而用安亦卒不得如志
徐宿之間民無食出城拾糶糴以噍巖兵護之以防
鈔掠猝遇敵公重傷焉乃率其衆就食泗州泗守閱
兵將圖之公與麾下十數人即軍中生縛其守民不
欲北歸欲走傍郡者資以舟楫無敢虜其財物時甲
午之歲也歲戊戌乃悉其餘衆與泗州之人十萬八
千餘口因大帥河南忠武王阿朮以歸 國朝授金
紫光祿大夫京東路行省總管歸德泗州軍民佩金
符自兵興以來轉徙南北依之以全活者不可勝計

歲庚子特出 璽書褒其功賜金符使盡護其所統
來附之民而其子已長而能仕矣

世祖皇帝建元中統史丞相天澤開府經畧河南
詔公爲之僚仍以爲歸德泗州總管三年 詔公督
運南京木石以北宮廟告成賜鈔千緡至元三年
宣命就帶已降虎符總管元附人戶七年公請以所
領民歸郡縣從之改授昭勇大將軍大名路總管兼
府尹明年卒官年七十有八還葬范陽先塋之次子
二人長曰懋次曰亨懋字之美宣敏公也未弱冠才

謀智畧已有父風因父官京東領其衆從河南王軍
立歸德府以其軍鎮之鎮下邳知歸德府事李璫叛
濟南以其兵戍蔡州宣敏公還爲歸德泗州總管而
公 宣授泗州軍總把佩金符宣敏公既還所領軍
民於 朝而公擢濟南諸路新軍千戶仍佩其符九
年從王師伐宋破襄樊親犯矢石有功十一年淮安
忠武王伯顏南征其行陣以鑼車弩爲先而大軍繼
之公以勇鷲爲王所用將弩者前行凡所過山川道
路險陬通梁筏夷塹窳安營設伏出納奇計王信用

之王以丞相開府擢爲省都鎮撫水陸並進其任甚重師壓臨安滅宋以其主及母后羣臣北還王師駐瓜洲宋制臣夏貴守淮西孤豫持兩端屬郡從之而淮東李庭芝亦未下也王命公曰汝行爲我諭之副以兩介將騎士直趨合肥貴出迎設賓禮公以王命示逆順禍福辭旨雄厲貴受命其節樓下頓首上地圖降書馳還報王大喜復令行徇鎮東安豐壽春懷遠淮安濠等州皆下使貴以書招東帥東帥死而城亦不守矣凱還無所懼撓王曰降者其守帥也民

心或未喻安汝其徧諭列城使知上德意遂行無復顧慮反側王甚善之十三年公馳驛至上都王以公勞績爲奏會置安撫司以綏輯新民謂公父子有恩於泗人也宣授明威將軍泗州安撫司達魯花赤十四年改安撫司爲總管府置宣慰使以統之拜公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明年至官又明年代者至改授懷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吉江西之劇郡民富庶而俗險悍公惡衣糲食率之以儉慎刑平政處之以公新府治於殘毀之餘設義倉以先饑饉之備其

所設施文吏之善者不能過也按察司劉公宣大儒也每偉公所爲郡有所懲治朝至夕報豪強竦然郡萬戶蘇良恃勢爲暴州民爲之翼者有十虎之目民甚苦之公上其實於大府盡誅十虎者奪良符而去之民安以悅羣盜有率衆將白晝劫城者公聞之率從騎擣其穴縛其酋以歸則又非他治郡者所能矣民之流亡與遠郡之來歸者數千家相率爲生祠而祀之明年二月卒官年六十有三歸葬睢陽新塋睢陽蓋公父子素所經理之地也子二人長文煥以父

蔭任承務郎江州路瑞昌縣尹次子文炳三汧河巡檢亨之子與權蔭子良職道州路江華縣尹以泰定三年具大名府君爵里行事年月聞於朝得樞密之贈清河之封翼敏之謚娶姚氏封清河郡夫人則范陽之碑所未及載也至順二年珪任高安縣尹始得論列吉州府君之行事得贈龍興路總管階昭亨勲上輕車都尉侯清河如其父謚宣敏敏之一字亦同其父也娶蒲散氏封清河郡夫人珪治高安有異政爲御史有直節識大體其在江右慎密剛正吏畏

而民德之可謂能世其家者矣孫人

銘曰

全燕之墟實多奇才草昧艱屯興受其菑還視桑梓
蕭條千里陂澤已漁斃活生齒襁負四來淪胥槁枯
支吾摧持死生與俱不足而他轉徙東魯遂走宿壽
身爲衆固遷涉之旅不克成邦徃使徃哺庶幾匪躬
歲在甲午蹙蹙靡騁合衆十萬于泗之境桓桓河南
將天之威篳厥玄黃乃得所歸顯受節符帥歸德泗
生養保息公亦有子是曰宣敏從軍河南煌煌金符

靡征弗戡惟我

世皇式定南土太乙將兵有兩忠武公自河南受知
淮安出納指揮萬營仰觀喪社旣屋將其臣屬歸獻
天子還騎依依顧其淮壻危郭列埤汝口諭之通道
勿迷一節至軍萬甲風靡奏功錫爵皇亦恩只粵
茲泗疆爾父所營爾徃長之同我太平淮水湯湯徃
慰黎庶旆旌悠悠民識其故頌頌江城有社有民安
其守居勞佚惟均吁嗟盡瘁未宴已慨赫其有靈民
曰猶在昔睢父兄今其孫曾體魄所馮百世其承

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夏公神道碑銘

公諱希賢字聖可姓夏氏廣信人也晉王禹玉紀侍
中鄭國文莊公竦之世系云夏氏蓋姬姓至漢大司
徒勤始顯于永初間其後罕聞今廣信之譜白其先
亳州人晉永嘉中征南大將軍亳州太守靖避石勛
之亂渡江之丹陽其族入子孫多至三十八房征南
主玄為丹陽少尹亳州東北三十里蓋猶有夏氏先
隴云而廣信之夏則自亳而分者也世居貴溪其高
大父芾自邑之蓮湖遷于唐甸里曾大父霖大父如

愚父英夫世積善族屬蕃庶鄉里稱為清白之門生
二子公其仲也幼謹敏日記數千言從鄉先生故宋
提刑謝公枋得游知問學飾義母陳夫人卒哀毀不
自勝既殯不離殯所遂以成疾服藥踰季而後平既
終喪猶獨居一室以讀書未嘗釋卷當取邵氏元會
運世之書以攷夫上古至今皇帝王霸之績而玩心
焉著而為書觀者稱之其居家也不以家人生產累
其心居多暇日與朋友為觴詠之樂蓋將終身焉娶
楊氏後追封會稽郡夫人子四人曰父澤父深父泳

文洸文澤中書省署鎮安路學正而與雋文漢皆隱
居不事當世之務文洸有才器名聞中朝公卿大夫
器重之歷仕內廷除中政院判官理官府之事文洸
自儒家爲老氏之學時江南初內附嗣漢天師張公
宗演蒙

世祖皇帝召見禮遇故開府儀同三司張畱孫畱
禁中大玄教而身爲之宗位望崇重博求賢能以自
輔夏與張氏世爲媼親家兩張公識而異之文洸畱
開府之門傳玄教之宗拜元成文正中和真人賜銀
印寶冠金服領江淮荆襄都提點方是時

天子以文明爲治禮秩優渥野無遺賢於是朝之縉
紳大臣皆以公爲薦起家超拜昭文館大學士中奉
大夫自中政院給驛命文洸奉宸命兼賜幣即家
以授之一時恩光之盛鄉里稱歎而公受命未幾以
微疾薨于里第則延祐甲寅九月二十有一日也朝
賢聞其歿作歌詩以哀之者多至百餘人其文皆可
傳也又五季歲在戊午葬諸里之劉師山今二十有
三季矣而墓碑未立蓋文洸畱侍

累朝禁近未克南還文涑服闕除贊儀署令外除以
奉訓大夫撫州路總管府判官秩滿歎曰令孫男十
三人元樞元彬元梅元崧元榮元檠元楫元集元櫓
元窠元楨元杜元林孫女四人曾孫男八人璧瑄珠
璋雄寄奴汝奴汪奴曾孫女六人是不可以復緩矣
以予與其兄弟交游四十餘季忝自國史歸老臨川
故以碑銘為囑噫嗇者昭文之館相輔之所居也夏
氏漢有大司徒晉有大將軍宋有侍中太師千百季
間史冊可見者如此而昭文際遇

國朝一命而登二品之賢簪笏之傳及乎子孫者未
艾也豈不盛哉銘曰

國家用人與共天職賢能勲庸必有載述身隱而與
有若夏公有子在建宮中府中有而不居為而不宰
昭文之褒龍光斯在有篚玄黃司服彼獻酌以金罍
駟馬來燕君子冲德虧盈莫名稽諸贊書為此列銘

